

漢書門類
九
一五六號
函
三四册

內閣文庫
漢書
九五六號
函
三四册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566
冊數	13(8)
函號	300 7

0 1 2 3 4 5 6 7 8 9 10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G Y M

© Kodak, 2007 TM: Kodak



淺草文庫

管子卷第十三

唐臨菑房玄齡註釋

蘆泉劉績增註

明西湖周元會環生參評

明西吳朱長春通演朱養和元冲輯訂

心術上第三十六 短語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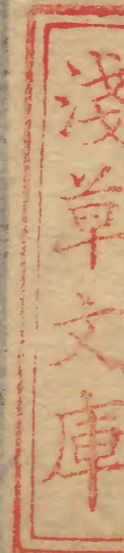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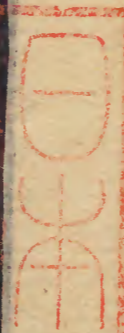
心之在體君之位也。心之在體當身之中凡身之運為皆心之所使故象君位。九

竅之有職官之分也。九竅則各有職司不能以此代彼若百官之有其分也。心

處其道九竅循理。心之君處常能順道則九嗜欲充竅所司各循理而應也。嗜欲充

益目不見色耳不聞聲。君嗜欲充益動違道則九竅失其由故目有所不見耳有

梅士享評無偶以為尊除欲以為潔責任以為能因應以為用以君喻心心道得即君道得也



沈氏新評聖人不禁動猶物不禁飛走但先之則代便離靜體

楊慎評虛即舍之矣潔能留之矣造語有淺深然由致齋而舍漠其請何存故

所不故曰上離其道下失其事上順道則毋代馬走
使盡其力毋代鳥飛使弊其羽翼毋先物動以觀其
則春演今天下之為道皆有心者不知道之以無心
役乎哉走者走飛者飛動者動我無代無先動則失
位靜乃自得道不遠而難極也能走者馬也能飛者
飛走而欲以人代之雖盡力弊翼而終竟不能盡與
以喻君代臣亦然故曰不遠而不得故曰難極也與
人竝處而難得也虛其欲神將入舍但能空虛心之
舍掃除不潔神乃留處不潔亦喻情欲人皆欲智而莫索其
所以智乎所以智者虛心以循理也智乎智乎投之海外無自奪

祭可以入聖

姚樞評虛故智生求則有心

但能虛心循理其智雖復遠投海求之者不得處之
外虛心用之他毋從而奪之也夫正人無求之也智既不可得
者將欲求之智終不夫正人無求之也故人亦無從
而求之春演智乎通于神舍于心且不得與何外
求之而能奪凡能奪能求皆有形者物也心之智物
物其藏也淵而不測其來也孔而不瀾其發也源而
不涸其用也決而不竭故聖人者不思而得不求而
獲神哉智乎有所以為智乎智心也所以為智神也
故曰昨者神入之今不神入之欲不神之無入而神
其虛乎欲虛其除不潔乎凡天下之不潔者欲也神
不自許也故生而神靈無欲也用志不分神凝無分
欲也至無而供其求唯無內無外唯無予無奪無奪
入舍留處不故能虛無虛無形謂之道化育萬物
謂之德君臣父子人間之事謂之義人事各登降揖

讓貴賤有等親疎之體謂之禮簡物小未一道六字

殺戮禁誅謂之法謂簡擇於物未有能與道為一者乃殺戮禁防之此法之用也大

道可安而不可說夫道無形無聲者也體神而安之則有理存焉如欲說之無緒可言

直人之言不義不顧不出於口不見於色四海之人

又孰知其則謂安道之君子雖人言其不義驚然不顧言既不出於口理又不見於色言理

既絕四海之人誰天曰虛地曰靜乃不伐言能體天有能知其則義哉

而靜則道德全潔其宮猶靈臺也開其門門謂口也

理而言下解去私毋言謂毋私言神明若存宮潔無私紛

乎其若亂靜之而自治雖紛然而亂但靜而順之則自理也春通心欲清耳目欲

楊慎評直人合道之人以直應物者也其言不設義不預顧不出口不見色斯何言乎解者知之

黃震評言事俱無此是何境

朱養純評有好惡因有得喪心

開惟清而後開不然目不見耳不聞上失道而下離事也從解為得無言若存又塞充鎮樸之用本在去私去私則靜靜而紛平自治強不能偏立智不能盡謀忘強與智然後所謀

立能偏而盡物固有形形固有名名當謂之聖人立名當

稱故必知不言無為之事然後知道之紀道以不言無事為紀

殊形異執不與萬物異理故可以為天下始君人者必殊形

異執與物同理故人之可殺以其惡死也若不惡死

其可不利以其好利也若不好利雖不利之亦無怨

之孽也可殺之生而之死也不可不利多藏而厚亡也是以君子不怵乎好怵止也不止人好利之情下解中作

蘇軾評直遊
德園

張榜評雖解
而能甚疏宕
不作訓詁態
朱長春評此
心術解與版
法等不同往
往微中道中
人之言非道
外者所解

休。不迫乎惡。不迫移人惡死之意恬愉無為去智與故其應也。

非所設也其動也非所取也。故事也既忘智則事自去過在自用

自用不順罪在變化小聰明變舊章則成罪也是故有道之君其

處也若無知。寂泊之至其應物也若偶之。若符契自然而合也靜因

之道也。凡此皆虛靜循理之道也心之在體君之位也九竅之有

職官之分也。此已下上章之解也然非管氏之辭豈有故作難書而復從而解之前修之制

皆不然矣凡此書之解乃有數篇版法勢之屬皆間

錯不倫處非其第據此則劉向編校之由曰謂為管

氏之辭故使然也今究尋文理觀其體勢一韓耳目

非之論而韓有解老之篇疑此解老之類也

者視聽之官也心而無與於視聽之事則官得守其

分矣夫心有欲者物過而目不見聲至而耳不聞也

故曰上離其道下失其事故曰心術者無為而制竅

者也。心無嗜欲之為故能制於九竅故曰君無代馬走無代鳥飛此

言不奪能能不與下誠也。君之能不預於下之誠凡為其所能無不誠毋

先物動者撻者不定趨者不靜言動之不可以觀也

位者謂其所立也人主者立於陰陰者靜靜為躁君故人主立

於陰故曰動則失位。失君位也陰則能制陽矣靜則能制

動矣。君亦能制臣矣故曰靜乃自得道在天地之間也其大

無外其小無內。所謂大無不包細無不入也故曰不遠而難極也

楊慎評與下
誠大是入解
理味不薄人
君可與誠而
不可與誠汝
翼與誠也
翼與誠也

楊慎評形並
有間反有易
得道並無間
反有難得

朱長春評黃
庭曰神庐之
中常修治積
精查潔玉女
存

趙用賢評言
人求知彼必

虛之與人也無間。虛能貫穿人。形故曰無間。唯聖人得虛道。故曰
 竝處而難得。世人之所職者精也。職主也。言所稟。去
 欲則宣。宣則靜矣。宣通也。去欲則虛。自行故通而靜。靜則精。精則獨
 立矣。獨則明明。明則神矣。神者至貴也。故館不辟除。則
 貴人不舍焉。故曰不潔則神不處。人皆欲知而莫索
 之。其所以知彼也。其所以知此也。有此然後。知彼也。不修之
 此焉能知彼。無此其具。則不得知彼。修之此莫能虛矣。虛者無
 藏也。此既修則彼不能虛。詐者無能藏隱故也。故曰去知則奚率求矣。率循
 也。無知則循。無藏則奚設矣。既不能隱藏則無求。策謀可以施設也。無求

先修已設心
以待人一設
心則非虛矣
謂之虛者以
其無藏也必
去知無藏然
後不求不設
心無慮而虛
矣注非

沈鼎新評離
理則無舍

無設則無慮。無慮則反覆虛矣。天之道虛。其無形。虛
 則不屈。屈竭也。無形則無所位。赴。赴逆也。無所位。赴。故徧
 流萬物而不變。無物與之。同故不變。德者道之舍。物得以生。謂
 因德以生物。故德為道舍。績按。生知得以職。道之精
 無形。謂道寓于物。有形謂德。得道之精也。稟道之精也。故德者得也。得也者其謂所得以然
 也。得道之精也。以無為之謂道。無為自然。者道也。舍之之謂德。
 道之所舍。故道之與德無間。道德同體。而無外內。先德後之異。故曰無間。故
 言之者不別也。同體故。能不別。閒之理者謂其所以舍也。道
 之理。可閒者則有所舍。所以舍之異也。春通閒之理。人間君臣父子之交。恩義各有理。為事紀道德不出。

周元會評因
理又出義禮
權法來

趙用賢評事
至則應非先
設故曰不空
言空即前義

于人間倫敘之外。雖以無爲之。必以理
 舍之。舍者德。而所以舍。則人間之理。義者謂名處
 其空也。禮者因人之情。緣義之理。而爲之節文者也。
 故禮者謂有理也。理也者。明分以諭義之意也。故禮
 出乎義。義出乎理。理因乎空者也。法者所以同出。不
 得不然者也。有禮則有法。故曰同出也。故殺僇禁誅以一之也。故
 事督乎法。督。察也。謂以法察事。法出乎權。權出乎道。權道者。事從之而出。
 道也者。動不見其形。施不見其德。萬物皆以得然。莫
 知其極。故曰可以安而不可說也。莫人言至也。人無能言
 者。理之至也。有時空言。則應物故。應也者。非吾所設。故

也注非

楊慎評書
直人之言解
曰莫人言至
也或是莫字
誤其意謂直
人言至人也
或是以莫人
言解直人之
言謂無言也
不空即不義
不空不顧皆
爲句以不空
言爲句大謬
解自明

能無空也。不顧言因也。無所顧。思者。因舊故。因也者。非吾所顧
 故無顧也。因。舊也。非吾所爲。故無顧。續按此節解上
 能言。乃爲至也。不空。即上不義。言人心不先裁制其
 事。物來順應也。故曰非吾所設。言不預設也。不顧者。
 因物而動。非吾所顧慮也。春。通。道。不可言。莫人言至
 矣。言之不如行之。故聖曰。耻其言而過其行。古者言
 之不出。所謂行非我也。迫而後應。因而後起。應非
 吾設。彼唱此和。如影之副。形相從也。何宜言。言則應
 已後矣。因非吾顧。隨物轉移。如鑑之付形。變
 而不可極也。何容顧言。顧言。則因者滯矣。不出於
 口。不見於色。言無形也。四海之人。孰知其則。言深固
 也。不知深淺。之固。城也。天之道。虛。地之道。靜。虛則不厲。靜則不
 變。不變則無過。故曰不伐。潔其宮。闕其門。宮者謂心

朱養和評惟
因是以應

也。心也者。智之舍也。故曰宮。潔之者。去好過也。去欲好之
過門者。謂耳目也。耳目者。所以聞見也。物固有形。形
固有名。此言不得過實。實不得延名。不得無實。姑形
以形以形。務名督言正名。姑且也。且言形者。以其形也。故曰聖人
不言之言。應也。言則言彼形耳。於我無言。應也者。以其為之人者。
也。人有所為。故聖人得不應。執其名。務其應。所以成之。應之道也。
物既有名。守其名而命合之。則所務自成。斯應物之道。無為之道。因也。因也者。
無益無損也。損益者。生有為。以其形因為之名。此因之術也。
見形而後名。非因而何。名者。聖人之所以紀萬物也。萬物雖多。立名以紀。

朱長春評無
則虛又加與
物異曰異則
虛明乎虛而
後不物也不
始物而為萬物

之人者。立於強。必強。然後有所立也。務於善。必善。然後成人也。未於能。
能未成者。習而成之。動於故者也。凡所運動。必循於故。致也。聖人無之。謂無事物
之心。無之。則與物異矣。物有我無。故異也。異則虛。異於有。故虛也。
者。萬物之始也。有形生於無形也。故曰。可以為天下始。聖人體虛。
故為天。人迫於惡。則失其所好。迫人於惡。故失所好。怵於好。則
忘其所惡。為好所惕。故忘其惡。非道也。二者皆非。故曰。不怵乎好。不
迫乎惡。惡不失其理。欲不過其情。故曰。君子恬愉無
為。去智與故。言虛素也。凡知與言。習從虛素。生則無邪欲也。其應非所
設也。其動非所取也。此言因也。因也者。舍已而以物

朱養和評心
是佛佛是法
佛法無二二
合為僧

舍已而隨。為法者也。春通連上感而後應。非所設也。
緣理而動。非所取也。過在自用。罪在變化。自用則不
虛。不虛則作於物矣。變化則為生。謂有為於營生為生則亂
矣。故道貴因。因者。因其能者。言所用也。故曰因也君
子之處也。若無知。言至虛也。其應物也。若偶之。言時
適也。若影之象。形響之應聲也。故物至則應。過則舍
矣。舍矣者。言復所於虛也。筆有解言心之微

朱長春評古之言道術無有不本于心心神乎微
平道之舍人之元天地之委命也以神而縮形從
形者神不君以神而養神傾神者道不載故一而
而神道備矣天之虛地之靜天地故常無為而應

化。人之所不洽。天者。膠膠擾擾。虛靜喪而有累。無
也。道將不洽。身將不修。人又將焉治。天地將焉贊。
讀管子心術。而知古之道術。昭昭揭日月也。其文
約。其旨精。其義微。四百言。即五千文之要宗。而三
乘之秘藏也。儒者展之以持世。為王為伯。二氏葆
之以善身。曰虛曰空。虛空者。無有而無不有也。是
以知心神而道大也。莊子曰。心養曰無。攬人心曰
大宗。師曰。應帝王。天地以來。有失其宗。而應帝乎
哉。無有。

又評道家借君術譚道術。此又借心術譚君術。微
言密藏。直是登假說法。不啻徵心。往往印心。心宗
鏡也。功到地到者。頓了之。大公道隱人。所傳丹書
陰符。其授必有所自。踰臺而鷹揚。望期而剖封。過
二歷而化。其進乎道矣。應石室中秘冊。府遺在焉。
或國中元獻。世家宿業。有淵源。敬仲有所本耶。計
時亦與柱下相接。而桓文前之春秋。非穆莊後之
春秋。天下之治道術者。尚多與。宣聖已生。未光之

運。至老窮於轍。而益非矣。泣麟騎牛之隱。而術遂為天下裂。

心術下第三十七

短語十一

形不正者德不來

有諸內必形於外。故德來居中。外形自正。詩云。抑抑威儀。惟德之隅。

中不精者心不治

精誠至之謂也。中能誠至。心事自理。正形飾德。萬物

畢得翼然自來

績按。後內業作正形攝德。天仁地義。則淫然而自至。神莫知其

極正外形飾內德。則下觀而昭知天下。通於四極。

之義。可以逆順。故能昭知天下。自近以及遠。通達於四極。是故曰無以物亂官。

則官也。毋以官亂心。健羨太甚。此之謂內德。官貨兩忘。

春通南華經曰。毋勞爾形。毋搖爾精。又曰。正女形。一

梅士享評前篇言心體耳此篇言心不可不治樂理敬靜所以治心而反其性者也

沈則新評物官身搖毋亂則仍歸于定

揚慎評形正而德來充美而心得皆道以華言非言以擬道也

者虛其室而神入舍也。神吾神也。從外來乎哉。以其外而內集。若翼然來云耳。已來則神通。定慧不出戶。知天下矣。知天下然後可以治天下。治天下必先于治吾身。精緒之說也。是謂心術。謂內德。是故意氣定然後反正。無欲則意氣定。氣者身之充也。

實身。故曰行者正之義也。行不違中。正克不美。則心

不得。充不美。則氣邪。故行不正。則民不服。行不正。則

服。是故聖人若天然。無私覆也。若地然。無私載也。私

者亂天下者也。凡物載名而來。聖人因而財之。而天

下治實不傷。因名而財。則物宜之不爽。故天不亂於

天下而天下治。天地以及萬物。皆有理存。專於意一

葉水心評明
昨善瞭磨輔
承懽

管子 卷十三

於心耳目端知遠之證但專意一心則耳目能專乎

能一乎能毋卜筮而知凶吉乎惠施吉從逆凶豈能

止乎能已乎謂能止於已分績按能毋問於人而自

得之於已乎誠已自通問入致惑故曰思之思之不

得鬼神教之誠已思而不得非鬼神之力量也其精氣

之極也鬼神雖能教不精極者令有精極唯思之極

其得乃非鬼神之教乃吾心之靈一氣能變曰精謂

自覺此語極精學者宜深味之神來教謂之精一事能變曰智而動之謂智也慕

選者所以等事也人之來助或占慕之或選擇之欲

張嶠評非
亦不能變

孔頴達評執
一者不變之
一故不為物
使

朱養純評安
治俱由心則
精智宜

擇而不溷故事無極變者所以應物也物窮則變變

所由令極於變通慕選而不亂慕選則齊極變而不

煩極變以順物執一之君子執一而不失能君萬物

一謂精專也既精且日月之與同光天地之與同理

所謂與天地合其聖人裁物不為物使聖人者裁斷

德與日月合其明心治是國治也聖心

不為裁而心安是國安也聖心安心治是國治也聖

治是治也者心也安也者心也理與安俱在於治心

在於中理心在於治言出於口則無治事加於民則

故功作而民從則百姓治矣功成人服所以操者

曾彥評至非
頑冥

程敘政評華
嚴色相從空
境結成

非刑也。所以危者非怒也。刑雖能操。怒雖能危。比之於道。猶為未功。物不能離。

道無不操。違道必危。是無不危也。民人操。百姓治。道其本至也。必每操道。然後百姓理。如此。至不至無。無。虛也。所謂至非。

則道為入本。豈不至哉。所入而亂。非至虛而為。天下主必亂。

凡在有司執制者之利。非道也。有司執制。常奔本逐末。滯於刑政。非道也。

聖人之道若存若亡。隨之不見其後。故曰若存若亡。

援而用之。歿世不亡。道無形也。無形則無變。人能正靜者。筋骨而骨強。能靜則和氣全。能移之時。人能正靜者。筋骨而骨強。故筋骨朋強也。

能戴大圓者。體乎大方。必體大方。然後能戴大圓。

鏡大清者。視乎大。

何俊良評迎
人處正不可
匿

明。必視大明。然後能鏡大清。春通。虛而用實。清以生明。故天包乎地。鑑止而光。神含形也。定生慧也。

正靜不失。日新其德。正靜者。則理順而昭。知天下通於四極。既知天下。則

金心在中。不可匿。金之為物。彌彌明。故此心於金中。苟有如金之心。則微見於外。外不可隱匿之也。春通。聖人之心。若鏡。金心在中也。外見於形容。可知於顏色。其見於外。或在善氣迎人。親如弟兄。惡氣迎人。害於戈兵。不言之言。聞於雷鼓。至之君。常言之言。則人

金心之形。明於日月。察於父母。金心無不耀。無不知。故明於日月。察於父母。知子無若於父母。故以言焉。

昔者明王之愛天下。故天下可附。暴王之惡天下。故天下可離。故貨

之不足以爲愛。刑之不足以爲惡。貨者愛之末也。刑

者惡之末也。愛惡以爲心本也。故貨刑爲末也。凡民之生也必以正

平。正平則能保全其生。所以失之者必以喜樂哀怒。喜樂哀怒過常則失

其節。怒莫若樂。節樂莫若禮。樂主和。故能節怒。守禮莫若敬。

禮者敬而已矣。外敬而內靜者必反其性。外敬則合禮內靜則

循察。故能反其性。豈無利事哉。我無利心。豈無安處哉。我無

安心。亦既反性則忘其利安。雖心中又有心。動亂中。又有靜正之心也。

春通心官思所以爲思非心也。其神乎。心神舍也。舍虛而神中。居心之中。又有心也。即性

宗是。意以先言。意感而得言。意然後形。意感其事。然後呈形。形然後

姚樞評說到禮樂性便步亦有歸着

揚慎評形以起知如鏡起

照思者發光之精也過卽搖傷

岳正評不竭不涸以德來心治也

思。有形則理可尋。故思之也。思然後知。思然後得理。故能知也。凡心之形過

知。失生是故內聚以爲原。泉之不竭。內聚思慮則用之不窮。猶泉之

有源。其表裏遂通。泉之不涸。四支堅固。內和則外道。表裏無擁。故

若泉之不涸。而四支堅固也。春通長桑之上池。黃庭之玉池。道德之甘露。還丹之金液。意其不竭。不涸之

原。泉與通。假聚而後流也。固因虛而爲凝也。是以誠則明。神攝形。能令用之。被服四

固。但能用此道者。則四支堅固。被及其身也。是故聖人一言解之。上察於

天下。察於地。解則無不通物。故能窮於上下。

朱長春評。心術是合道言。上爲宗。下爲支矣。語繁于前。而旨略寡。往往得珠于象罔。削玉于棘猴。亦玄叡秘符說林珍海。足賞諸矣。

白心第三十八

短語十二

沈鼎新評靖
時政和總以
成其建當立
故利不得奪

建當立。凡所建必其當立者。有以靖為宗。靜則思慮審。為建事之宗。以時為寶。建事非時。雖盡善不成。時為事實也。以政為儀。政者所以節制其事。故為儀。和則能久。又必當和同。然後能久也。非吾儀雖利不為非吾當雖利不行。非吾道雖利不取。凡此雖曰有利。非吾儀也。上常也。道也。故皆不為之也。上之隨天。其次隨人。所謂應天順人也。人不倡不和。事無不成也。天不始不隨。後天而奉天時。則舉無不違也。故其言也不廢。其事也不隨。原始計實。本其所生。知其象。則索其形。謂君言人乃順而不廢。其行事則有不隨。若此者。當原其初始。計其理實。尋本其所生。則其象可知。象既可知。

柯潛評不為一物是以苞

揚忱評以清淨目現清明空

則其形。緣其理。則知其情。順理則情自見。索其端。則知其名。索端則名自形。故苞物眾者。莫大於天地。萬物共在天地之中。化物多者。莫多於日月。陰陽之氣。然後化之也。民之所急。莫急於水火。一日無水火。則然而天不為一物。枉其時。冬不為松。柏不凋。輟其霜雪。夏不為菁。麥枯死。止其雨露也。明君聖人亦不為一人。枉其法。周公不以管蔡之露。故萬物利也。天行其所行。而萬物被其利。冬行霜雪。夏行雨。聖人亦行其所行。而百姓被其利。行賞於善人。行罰於凶人。故天下清。而百姓蒙利也。是故萬物均。既誇眾矣。誇大也。天與聖人無私。故萬物均蒙其利。既大而且眾也。是以聖人之治也。靜

身以待之。物至而名自治之。循名責實。則下無隱情。故理正名自

治之。奇身名廢。奇謂邪。不音飢。名正法備。則聖人無事。正名

法備。則事無闕滯。不可常居也。居必有時。而遷不可廢舍也。廢舍。則百

廢舍。則百。度施。茶也。春通。隨變斷事也。居變。則不知時

以為度。則不成也。事非其時。大者寬。小者局。寬則有餘。局則不足。物有所

餘有所不足。以有餘補不足。則事平。理均也。春滿。人

之穿之。日夜無降。吾有待耶。吾所待。又有待者耶。此

中天地日月水火靜身以待物。至自治。知時以為度

物有所餘。有所兵之出。出於人。人為其人。入於身

兵而有所入。其兵之勝。從於適。適。和也。所謂德之來

曾參評即是行其所行

姚振評清氣舍勇

李泌評祥於鬼二語絕新與

沈則新評佳兵不祥如此則皆和風甘露矣

從於身。修身則德立也。春通。天道好還。人心善反。况

人身。故聖人戢兵而耀德。故曰祥於鬼者。義於人。義

兵從敵而勝。德從身而來。故曰祥於鬼者。義於人。義

人者。則鬼祐。兵不義不可。春通。不待已而用。恬淡為

上。聖人之用兵。強而驕者。損其強。弱而驕者。亟死。凶

也。不。失。人。心。強而驕者。損其強。弱而驕者。亟死。凶

違禮而驕。無施而可。弱而驕者。強而卑。義信其強。信

則又其戾焉。死之速。不亦宜乎。強而卑。義信其強。信

申。弱而卑。義免於罪。春通。剛強者。死之徒。是故驕之餘

卑。於驕有餘。則卑之餘。驕。於卑有餘。則道者一人用

之。不聞有餘。於一人。天下行之。不聞不足。無不足。此

謂道矣。多。少。皆足。小取焉。則小得福。大取焉。則大得

福盡行之而天下服。殊無取焉。則民反其身。不免於

賊。殊無取焉。則動皆違道。故人反背之而賊害也。春通歸兵于道。福服天下。違道無取。及身而賊。所謂

其人入。入左者出者也。左為陽。陽主生。故為出也。右者入者也。右

於身也。陰主死。故為入也。春通左右。陰陽生殺刑德之義也。天傾地缺。出入之象矣。四時寒暑。出入之紀矣。始

終。終始得中之衷矣。還人同。反無成。盛衰循而已無已。人而天地矣。出者而不傷人。入

者自傷也。出者既主生。則不當傷人。違而傷人。是還自傷。不日不月而事以

從。但循道而往。不計日。不卜不筮而謹知吉凶。順道

違道則凶。豈須卜筮而知乎。是謂寬乎形。徒居而致名。守道者靜

其身寬閑。徒然去善之言。為善之事。事成而顧反。而

朱養和評天
地解考六合
開可想此意

程敏政評無
能無事即下
有中之旨

名。若能去言善。直能為善事。其事之成。顧反之者。默

然無名也。續按去乃云字。該言云善言為善事。反

無名。即下文能者無名也。春通去善言為能者無名。

從事無事。深能其事者。必不求名。然其從事安。然閒

善事不審量出入而觀物所載。謂凡出命令。當觀物

而出。孰能法無法乎。始無始乎。終無終乎。弱無弱乎。

凡此皆謂為。故曰美哉。弟弟。弟弟與起貌。謂能為而

功美日興。故曰有中。有中。舉事雖得其中。而不

能得夫中之衷乎。春通上言審量出入。此中道也。中

揚慎評人以
中為衷。衷失
而難表。故即
其衷而喚之
與尚書原維
皇之意交切

揚慎評有無
成故成可貴
有成故無成
貴無而有貴
有適以貴無
文特有新意
非徒重無成
而已

哉故曰功成者隳名成者虧故曰孰能弃名與功而
還與衆人同君弃功名則與衆不異同於物者誰能害之也孰能弃功與名
而還反無成弃功名則無所成名無成有貴其成也能貴無成乃是成也
有成貴其無成也若其貴成乃是無成春通未有成爲之貴成及其成反于無成故功
成而不居是以不去無生日極則亥月滿則虧極之
有有人無道玄之又玄謂能立大功也春通自大者無功自卑而人敬尊故
徒及滿之徒虧巨之徒滅謂能立大功也春通自大者無功自卑而人敬尊故
巨者爲滅如日月之紀孰能已無已乎效夫天地之紀天地忘
能效天地者人言善亦勿聽人言惡亦勿聽譽之不
其唯忘已乎人言善亦勿聽人言惡亦勿聽勸非之
沮持而待之空然勿兩之淑然自清但無心而待則淑然和美善惡

朱長春評天
維地載一段
言至微功至
微老之壽壽
莊之扶搖孟
之直養

趙用賢評或
者指言或搖

自清也春通濁以靜徐清至無以旁言爲事成察而
人用心若鏡也道在虛一無以旁譽之言以爲事成功萬物歸之
徵之無聽辯無聽其利口之辯言悅之也萬物歸之
美惡乃自見萬物之歸當順而容之其天或維之地
或載之天莫之維則天以墜矣地莫之載則地以沈
矣夫天不墜地不沈夫或維而載之也夫天張於上地設於下
自古及今而不沈墜者必有神靈維載之故又况於人人有治之辟之若
必有神靈維載之故必有以而動也春通莊子天其運乎
夫雷鼓之動也語相發也或之日有無曰無有此何
以雷鼓乎吾夫不能自搖者人或搖之無識之物皆
得之自然夫不能自搖者人或搖之不能自搖有
時而動則物搖之也春通帝夫或者何若然者也風
出乎震歸性復命成始成終

之或言天地
尚有所以維
載之者况人
豈無治之者
故問治之者
狀下遂詳無
言無莫之妙
而口耳目手
足本之法非

管子 卷十三

時搖動誰視則不見聽則不聞謂灑乎天下滿灑散
使然也滿天也不見其塞風無壅塞時也集於顏色寒者遇風則色慘熱者遇之則清也
知於肌膚雖肌膚能覺風責其往來莫知其時責問其往來則不得正時
薄乎其方也謂遇方則為方轉乎其圓也韓復貌謂遇圓則為圓也轉乎其門也雖復圓轉終不見其門也故口為聲也耳為聽也目
有視也手有指也足有履也事物有所比也今夫口各有其在非徒然也必精神之比夫事物之動搖則風使之然然求風則不得語神亦不見之也春演或之為言至妙也生天生地生入天地且不能違而况人乎妙于有妙于無以清以寧以靈太極也或維或載或搖太極本無極也不見不聞灑滿天下無而有矣顏色肌膚往來莫知時有又無矣有無合一聽之

劉勰評常儀
常事當有守
官之迹

趙用賢評耳
一讀屬上句
為是

于或故以乍方乍圓而五體萬事物各自司其用我
無為焉矣此謂若然若然者自然也將名之神各之
氣不得強而當生者生當死者死或死或生亦神為之主言有
西有東各死其鄉雖其所居有東西之異至置常立
儀能守貞乎人人理則置之常法立之儀則而勿失者可謂正乎常事通道能
官人乎有能守其常事隨時變通不違於道如此者可以官於人故書其惡者言
其薄者上聖之人聖通也既設法以教之立官以主之猶有惡薄而不化者則書而陳
之居上者然後口無虛習也手無虛指也物至而命
化而通之也口之習也手之指也終不徒然必以耳發於名聲
之事物之至或以手指之或以口命之
凝於體色此其可諭者也名聲之至耳聽之內流於心外凝結於體色如此者

管子 卷十三 十七

沈維垣評巧
不論一句可
悟全文

性之敬惠。故可。不發於名聲。不凝於體色。此其不可。論者也。不發不凝。所謂頑鄙者也。故不可告諭也。春。非其至也。可書與言。皆其鬼鬼惡薄也。上聖之人。惡。以言哉。死者為生乎。生者為死乎。死生有鄉而無鄉。神矣。微乎。故有可因者。口手之至于物。則神命之耳。所謂發名聲。凝體色者也。大匠之規矩。而巧不論也。然而論不存。不論不亡。懸以待人。存亦可。亡亦可。人亦自具。兩至之。至于百世而聖同。且暮而知解何待。顧問哉。善濟者。水自和。善宜者。神自祥。舟筏所濟。而非所以濟也。無適而若有適。彼其妙于適之神乎。渡舍筏行。遺履直而往耳。彼之解。衆之不解也。而解衆之不解。然後明。鱗之利至。則至人獨解。故遺論教矣。遺論不可論。兩過則相視而笑。莫逆于心。人也。安知其笑之莫逆哉。見堯于羨。見文于琴。至于至常。自至。無日與其人在。往矣。及至於至者。教存可也。教亡可也。吾有不亡者存。

蘇軾評不可
言指是一是
二

黃震評遊乎
無方

謂人可誘令。至於所欲至。如此者。故曰濟於舟者。和於水矣。水和靜。無有波浪。義於人者。祥其神矣。與。人。理。神與之福。祥也。續按。言聖人口不先言。手不先指。俟物至而後應之耳。蓋可言可指者。易知。而不可言不可指者。難知。其所以然。難知。亦不係教否。故能濟舟者。必得載舟水之理。能應物者。必得寓物神之妙。神。即所以事有適而無適。常者若無適。然若有適。鱗解。不可解而後解。雖時有適。潛默周密。人莫知其由。然。故善舉事者。國人莫知其解。不能知其解。為善乎。毋。提提為不善乎。將陷於刑。提提。謂有所揚舉也。欲為。舉。欲為不善。又善不善。取信而止矣。善與不善。足以。恐陷於刑罰也。善不善。取信而止矣。為物所信。則止。

矣。此言可以為若左若右正中而已矣。懸乎日月無善不善之取也。

已也。左陽謂善也。右陰謂不善也。言處陰陽之中。得其正而止。若能常得中。則名與日月俱懸。而無已時。

也。愕愕者不以天下為憂。愕愕守正者。志不憂也。刺刺者

不以萬物為笑。刺刺操求自謂智謀之士。能忘智。當操求物理。而經營切為策也。春通忘。

天下干天下。因物付物。故有愕愕之廣。無刺刺之孰切。刺刺物有刺心也。為笑。因物以應笑。我無心也。孰

能弃刺刺而為愕愕乎。智者勞而失惠。忘德者佚而歸之也。難言憲術

須同而出。凡為法術。必重難。須同眾心。然後出之。矣。春演天地覆墜。不以易吾事。同歸一致。天

下何思慮。知者失之。謀者敗之。去知遺謀。成然人無已適適。內固一而外同。出可以盡年。可以應王。無

益言無損言。近可以免。損益之事。當潛而為之。又日何謀。此慎密之至。春通難言。

何俊良評高言一何綺

沈與新評何知何謀淵然莫測

憲術同出。即下論而用也。人君陳憲布法。必以難信之心。言而議之。詢謀僉同。而後出。出而一定。無益無損。可免于更。故曰知何知乎謀何謀乎。雖知之常。日張矣。近庶也。

常曰何謀。此審而出者。彼自來。審而出者。必同。慎密之至。自知。自知。則能知人。曰濟。知人。則能可以濟。同。不以

人稽。知苟適。可為天下周。自知能稽。知人能濟。所謂乃濟。知苟適。可為天下周。道也。若此。可為天下之周。

也。內固之一。可為長久。適可以知內自固。則長久。論而用之。可

以為天下王。既固於心。度時論用。天之下王。天之視而精。既可下。則於天道。故四壁而知請。四壁。周禮所謂四珪。有

視。天能精之也。四壁而知請。四壁。周禮所謂四珪。有邸於壁。故曰四壁。既能知天。則壤土而與生。天既降

祭。以四壁而祈。請其福祥也。壤土而與生。福。故壤

揚慎訂天視民視憲同出則壁可請矣奇文至理

土為之生。能若夫風與波乎。唯其所欲適。風動波應大小唯所

欲適。天地之應。故子而代其父曰義也。臣而代其君。聖人亦猶是也。

曰篡也。臣代於君。必是篡。何能歌武王是也。武王以

則非篡也。謂之篡之。豈能使紂之衆前。故曰孰能去

歌後舞乎。則武王以臣代君。於理是也。

辯與巧而還與衆人同道。武王伐紂。所以不為篡者。則以紂恃其辯巧自異於

物。逆天絕理。毒流四海。故也。向能去其辯巧。與衆同

道。何武王之敢窺哉。雖欲代之。故得篡名。春通。天於

穆而視。精能知。請能與生。知以無知。與以無與。風蓬

水湧。莫知然而然。扶搖朝宗。其所適如是。自如是而

已矣。常曰父子世變。曰君臣革。革之順天。應人大矣。

哉。物運之自然。其皆不可知乎。不可辯巧謀乎。同道

于衆。合道于天。曰吾何以知道之。不背人哉。以天。故曰思索精者明益衰德

行修者王道狹。思索太精則於身。卧名利者為生危。卧

息也。焉。猶除也。能息名利。則除身之危。春通。明牖于

思。太精則神苦而衰。王道本于行。太修則德孤而狹。

名利。生之所不得免也。而不可久。狗也。宿而卧。則知

盡于物。而危于生。焉。盡也。下數句。皆申承上意。

周於六合之內者。吾知生之有為阻也。周其智於六

故於其生。有阻難也。持而滿之。乃其殆也。持滿者善。名滿于天

下。不若其已也。名滿于天下。則名進而身退。天之道

也。未有能名。身俱進者。滿盛之國。不可以仕任。滿盛則敗。人故

沈鼎新評正
是母焉高著

葉水心評世
人於名利耽
逐反是醒眼

楊慎評篡可
歌衆人之心
何知新不可
美楊雅則幾
于巧辨

朱養純評惟
合天斯問衆

交於驕暴則
危及已也

二十

地無不其重如石萬人之力不能舉也其輕如羽一人載之不

天如地如石如羽所謂變動民之所以知者寡故曰

何道之近而莫之與能服也服行棄近而就遠何以

費力也道近在身不能求之於已而整故曰欲愛吾

身其文開先知吾情知已情則能君親六合以考內身遍六

種一一考之於身身皆備之則何須奔身而遠以此

知象乃知行情於身知象乃既知行情乃知養生行

情則不違理不違理則生全故曰乃知養生春通情

乃知養生莊子曰左右前後周而復所行身之道或

以恬養知知養恬

梅士享評以此考身則身大以此行情則情真君子反身而誠聖人形色踐性只緣灼見生源

姚樞評無遷起乃歸于中

前後行之既周執儀服象敬迎來者執常儀行常象

敬而令夫來者必道其道上道從也將來之理必道

而何來乎有來者有所為來者來者吾敬儀象以迎

後四時也時乎時乎時行物生而無遷無衍命乃長

久理既從道而來但遵而行之無遷和以反中形性

相葆事既安和反歸中理如此一以無貳是謂知道

將欲服之必一其端而固其所守固守則道自行春

衍情引而漫也命本貞一搖于情則不固必無遷衍

而已發之和反于未發之中則情歸于道形保于性

命乃長久道之一而無貳者無遷責其往來莫知其

楊悅評守
則期不失人
亦天矣

時。若責生之往。索之於天。與之為期。求性命之理於天。則期時可知也。來則期不定。索之於天。與之為期。天則期時可知也。不失其期。乃能得之。春演一其端。固其守。無遷無衍。時以天期也。不失其期。乃能得之。敬。迎來者。必道其道也。一可為也。時不可為也。守可為以待。不可為之。自命于為舍。一何以哉。一則天。二則人。天無時不通人。而人自隔之也。故曰。穿人日夜。人顧自塞其竇。故曰。吾語若大明之極。若女也。大明之明。非愛人不予也。愛惜也。非有所隱惜。同則相從。反則相距也。與天同則從。吾察。反相距。吾以故。知古從之同也。反則距也。察。今反則有距。故知古之從者。以其同也。春演昧道謂之不明。知道謂之大明。大明。天明也。吾無自用。明而以從天。之明者也。是以人而同天也。同而從其一。乎。古之人。樸而一。今之人。黠而二。是以古知不神之

亦維垣評有
入于無身依
然其道

按出字
上脫不
字

為神而今以神之為不神也。故曰。聖人不能違時。不失時。天下之萬物。皆無之生乎。存又有之。入于無。兩者同出而異名。道無也。身有也。道不可有。知身不可。以無知。相終始。相生。成相未往。未來。如有逆。既來。如有葆。葆與逆。二而非二也。一之而已矣。唯。一能時。唯時能天。唯天能道。宇宙人乎。手。萬化生于身。知此。謂之。大明。大明有知。無知也。從之耳。同之耳。同則一。

楊慎評。白。心。文。至。奇。無。一。駁。語。首。忽。起。建。當。立。三。字。便。絕。纖。塵。獨。露。其。妙。矣。然。却。有。事。以。為。白。心。獨。言。道。妙。者。單。識。也。通。篇。無。事。不。舉。終。無。一。事。出。于。虛。無。歸。于。和。同。洋。洋。海。立。衆。奇。瀾。舞。幾。欲。獨。移。文。死。又。評。言。者。倡。和。之。聲。何。可。廢。廢。則。無。隨。人。一。事。矣。天。之。隨。則。非。有。隨。也。事。隨。則。失。上。故。不。可。朱。長。春。評。白。心。是。道。中。神。物。妙。門。文。亦。是。管。子。妙。諸。神。品。書。中。如。此。者。不。數。白。心。即。金。心。素。心。胸。中。純。白。是。也。純。白。而。後。神。生。全。神。靈。通。此。必。有。本。之。

言。古奧權奇。疑非管氏之作。春秋戰國。未曾見此等文字。
又評。一。章總以因任隨天為道。絕不談政術。言言皆治人事。天養生之經。命曰白心。心為真君。天與人之交。獨此曰神室。白者。虛白。純白也。天之所以遊道之所以集也。陰符之觀天。執天。聖功神明。老子早。眼與天無極。莊子。天門開。天光發。入於非人。人見其人。暗人合天。都此道。古至人之所修。神人之所通。術豈他乎哉。一天而已矣。于管氏書為最精。于道藏為羽翼。大傳須功地。門裏堂上。種種自且暮印。解煞有得力。不解人。但是夢語。浪傳。雖然秘藏也。難言矣。鬼神阿之。

日本

美濃

武欽繇聖謨父

按

管子卷第十三

管子卷第十四

唐 臨菑房玄齡 註釋

蘆泉劉 績 增註

明西湖 沈鼎新自玉

朱養純元一

叅評

明西吳朱長春 通演

朱養和元冲輯訂

水地第三十九

短語十三

地者萬物之本原。諸生之根苑也。苑。圃也。美惡賢不肖。愚俊之所生也。謂生於地。水者地之血氣。如筋脉之流通者也。水言材。美具備。其潤澤若氣。以支持於地。若筋。分。流。地。上。若脉也。故曰水具材也。言水材。美具備。何以知其然也。曰。夫水淖弱以清。而好灑。

梅士亭評此篇論水如血氣筋脉等論甚奇以卑為道之室而王者之器更為見道之語

張榜評水備
諸美又濟諸
生

管子

卷十四

人之惡仁也。淳和也。惡垢穢也。視之黑而白精也。視其色雖黑及揮揚

之則白如量之不可使概至滿而止正也。以意量之則多少不

可以概注於器滿則止唯無不流至平而止義也。圓方

邪曲無所不流平則止人皆赴高已獨赴下卑也卑

也者道之室王者之器也。道以卑為室王以卑為器也。而水以為

都居。都聚也。水聚居於下卑也。準也者五量之宗也。水可為平準五量取則焉。

故為五量素也者五色之質也。無色謂之素。水雖無色。五色不得不成。故

為五色淡也者五味之中也。無味謂之淡。水雖無味。五味不得平也。故為

五味是以水者萬物之準也。萬物取平焉。諸生之淡中故曰準也。

沈鼎新評形
容水之材美

覽全支秀華
庶旒翬旌

也。能濟諸生以適。違非得失之質也。得亦自水生焉。中故曰淡也。無不滿無不居。六字統括下文。

故為得。是以無不滿無不居也。集於天地。雨從天降。而亦有河

漢故水集而藏於萬物。動植之物皆含液也。產於金石。棟金於

於天地。或有集於諸生。諸含生類皆得水而長之。故曰水神。莫不有

溜泉焉。集於草木根得其度。得其生。華得其數。得其

謂之神也。集於草木根得其度。得其生。華得其數。得其

榮落。實得其量。得其生。鳥獸得之。形體肥大。羽毛豐

茂。文理明者。萬物莫不盡其幾。幾謂從無以適有也。及其常者。

常謂長育。水之內度適也。內度謂潛潤之度也。夫玉之所貴者。

九德出焉。夫玉溫潤以澤。仁也。鄰以理者。知也。鄰近也。玉

楊慎評地神
堅牢品云地
肥上升此水
之集於艸木
也皆如其質
以為準根有
長短故稱度
華有多寡故
稱數實有大
小故稱量皆
得水之神也

管子

卷十四

二

郭正域評忽
然出玉一段
奇矣

朱長春評六
入玉人龜龍
蟬慶息莊子
自以為洗洋

謬悠連行泰
差殆不至此
不至此乃以
為莊子

文相適近理各堅而不感義也感屈聚也廉而不剝

行也鮮而不垢潔也折而不撓勇也瑕適皆見精也

瑕適玉病也以其精神故不掩瑕適茂華光澤竝通而不相陵容也即

之其音清搏徹遠純而不殺辭也象古君子之辭也是以人

主貴之藏以為寶剖以為符瑞九德出焉人主所以寶而藏之

為符瑞九人水也男女精氣合而水流形陰陽交感

也三月如咀咀者何曰五味五味者何咀謂咀口和嚼

胚渾初凝類曰五藏五味出於五藏後也春通未有所嚼食也

藏之酸主脾鹹主肺辛主腎苦主肝甘主心五藏已

朱養純評上
言玉此言人
人生于五行
而水為之凝
可參精氣為
物之旨

具而後生肉脾生隔隔在脾上肺生骨腎生腦肝生革

革皮心生肉春通五藏所主與內經及他書都不同五肉已具

而後發為九竅脾發為鼻肝發為目腎發為耳肺發

為竅五月而成十月而生生而目視耳聽心慮目之

所以視非特山陵之見也察於荒忽耳之所聽非特

雷鼓之聞也察於淑湫心之所慮非特知於麤麤也

察於微眇故修要之精言精思是理修要妙之精也是以水集於

玉而九德出焉凝蹇而為人蹇停也言精液凝停則為人也而九竅

五慮出焉五慮謂耳目鼻口心也此乃其精也九竅五慮是身之精精麤

趙用賢評此言水之精粗濁蹇能存而不能亾者生人與玉注俱非

葉水心評五丁六甲護之而行

濁蹇能存而不能亾者也。謂人之稟氣麤濁而蹇。伏

闇能存而能亾者。蒼龜與龍是也。言龜龍稟氣微眇。悠遠而暗冥。故能

存亾而為龜。生於水。發之於火。謂卜者以火鑽灼之。於是為萬

物。先為禍。福正。謂龜得水。火之靈。故先知。龍生於水。於萬物。識禍福之正也。

被五色而游。故神。得水不測。故神。欲小則化如蠶。蠋。蠋。中蟲

欲大則藏於天下。言能隱。覆天下。欲尚則凌於雲氣。尚。上

下。則入於深泉。變化無日。隨時而變。不期於日。上下無時。謂之

神。龜與龍。伏闇能存而能亾者也。或世見。謂下谷不

之。或世不見者。謂涸川水。有時而絕。生。螭與慶忌。世見。生慶忌。世不見。生螭。

李泌評更神。惟妖幻。

也。故涸澤數百歲。谷之不徙。水之不絕者。生慶忌。謂

澤中有谷。有水。谷不徙。而水不絕也。慶忌者。其狀若人。其長四寸。衣黃

衣。冠黃冠。戴黃蓋。乘小馬。好疾馳。以其名呼之。可使

千里外。一日反報。此涸澤之精也。涸川之精者。生於

螭。螭者。一頭而兩身。其形若蛇。其長八尺。以其名呼

之。可以取魚鱉。此涸川水之精也。是以水之精。麤濁

蹇能存而不能亾者。生人與玉。伏闇能存而能亾者。

蒼龜與龍。或世見。或不見者。螭與慶忌。故人皆服之。

謂服。而管子則之。言管子獨能。人皆有之。莫不。而管

張榜評水無理不具非伸不則

穢民心易則行無邪。易直則無邪也。是以聖人之治於世也

不人告也不戶說也。其樞在水。樞主運轉者也。言欲轉化於人。但則水之

理故曰其樞在水也。

朱長春評管子書全篇大文字甚少有則韓非呂覽之下流也。獨水地奇奇恠恠戰國古文之尤。莊

子馬蹄諸篇是論體有迹可尋。蘓秦六說博辨猶在方之內。此絕不似人間所有。水地是志體故與

他文不同。然貨殖頗相類。却有將建旗揮擢手段。又有變陣奇正韜略。

又評管子以之管子則之。明非管子著篇篇中亦只二語借名耳。他都不涉才人立題自發其奇而

附之書者。又評水地絕奇百氏自火後存者。莊子一考工二

管子三。如此篇便直與莊配郊。但有天人之分耳。莊言風大奇猶數行考工敘一物一品而博比變

化亦未有此汎濫如百谷注海然極變致而無持義所以不如道遙齊物。

四時第四十

短語十四

管子曰令有時。王者命令必有其時。無時則必視順天之所

以來。視謂觀而察之。若不得時則必觀察其聽致改革以順天道之來也。五漫漫六昏

昏孰知之哉。漫漫曠遠貌。昏昏微暗貌。五謂每時之政其理曠遠。六謂陰陽四時其理微暗。

既漫且昏故知之者少也。春通五運六氣漫漫昏昏。天地密移孰測之故有時無時唯聖來知令焉。唯

聖人知四時不知四時乃失國之基不知五穀之故

國家乃路。路謂失其常居也。故天曰信明地曰信聖。言能信

之道則而行之。四時曰正。順行四時之令曰正也。其王信明聖

蘇軾語石

孔穎達評臣
正必由明聖
來

沈鼎新評使
能聽信使令
天

管子 卷十四

其臣乃正。君明聖則能用賢材。故聖也。春通四時效

信也。天懸象為明。地產育為聖。記曰產萬物者聖也。

二氣推遷。日往月來。南至短。北至長。三五盈。三五闕。

信明矣。九丘奠阜。百昌彙生。山有材。澤有道。上田麥。

下田稻。信聖矣。天宣其氣。地清其形。天發其光。地宜

其產。布五行於四時。和而後物生也。天地信。四時亦

信。信故四時正。而天地常得其正也。天地君象。時臣

象。君無為。臣有為。何以知其王之信。明信聖也。曰慎

君職常。臣職順。使能而善聽信之。賢材之人。使能之謂明。使任賢能。

聽信之謂聖。既聽其言。又信其事。所以為聖。信明聖者。皆受天賞。明

者。天福也。使不能為昏。所以為昏。昏而忘也者。皆受天禍。

福也。使不能為昏。所以為昏。昏而忘也者。皆受天禍。

者。天福也。使不能為昏。所以為昏。昏而忘也者。皆受天禍。

福也。使不能為昏。所以為昏。昏而忘也者。皆受天禍。

者。天福也。使不能為昏。所以為昏。昏而忘也者。皆受天禍。

福也。使不能為昏。所以為昏。昏而忘也者。皆受天禍。

者。天福也。使不能為昏。所以為昏。昏而忘也者。皆受天禍。

福也。使不能為昏。所以為昏。昏而忘也者。皆受天禍。

者。天福也。使不能為昏。所以為昏。昏而忘也者。皆受天禍。

福也。使不能為昏。所以為昏。昏而忘也者。皆受天禍。

曾彥評運穆
莊貴

楊慎評古以
日月星辰敬
授人時而四
時皆以星察
春為時首。蒼
龍七宿猶在
東方。故曰星

而不謀。謂君見下有成。則能貴賞其功。是上能以上

見功而賤。則為人下者直。恃其功勞。為人上者驕。不

下功。則以驕悖故也。是故陰陽者。天地之大理也。天地用陰

時者。陰陽之大經也。陰陽更用於四時之間。為緯也。刑德者。四時之

合也。德合於春夏。刑德合於時。則生福。詭則生禍。然

則春夏秋冬。將何行。東方曰星。東方陰陽之氣。和雜

定於陰陽也。春通星。日生也。春主生。其時曰春。春。蠢也。時物

星。日生也。春主生。其時曰春。春。蠢也。時物其氣曰風

陽動而陰寒。為風也。風生木與骨。木為風而發暢。其德喜。而

發出節。出。生也。言春德喜悅。時。與下。其德其事。其事。號

令修除神位謹禱弊梗梗塞也時方開通而有弊梗

按淮南子仲春祭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疑此乃幣更誤宗正陽春陽事故以

治隄防夏多水潦故於耕芸樹藝正津梁謂正橋修

溝瀆發屋行水時方溉灌依次行而用解怨赦罪

通四方凡此皆助然則柔風甘雨乃至柔和百姓乃

壽百蟲乃蕃此謂星德星以和為德也星者掌發為風掌主

以風發生是故春行冬政則雕肅殺之氣乘行秋政則霜

月以甲乙之日發五政甲乙統春一政曰論幼孤舍

何俊良評言
春煦然喜暖

朱養純評言
政使順春時
下三時亦然

有罪二政曰賦爵列授祿位列次三政曰凍解修溝

瀆復亾人人之逃亾者還復之四政曰端險阻路有險阻理修

封疆正千伯千伯即五政曰無殺麇天母蹇羣絕芋

蹇拔也芋之屬其根經冬不滅五政荷時春雨乃來

春通五政按孟仲季三月分五候出五政每政一十

其時曰夏夏假也謂時其氣曰陽夏之陽生火與氣

陽為鬱熱敲蒸其德施舍修樂施舍謂施爵祿舍通

也其事號令賞賜賦爵受祿順鄉順鄉謂不違謹修

何俊良評言
夏蒸然長茂

神祀量功賞賢以動陽氣陽氣主仁故行九暑乃至

九暑謂九夏之暑也時雨乃降五穀百果乃登此謂日德日以照育

何俊長評管中央溫和均殖也。中央曰土土位在中央而寄王於六月承火之

與火同土德實輔四時入出土在四時之季與之入

也。以風雨節土益力土德雨遍益其生植之力土生

皮肌膚土所生木實成皮與肌膚其德和平用均土

不載無不生故中正無私位居中正實輔四時此言

德也春贏育夏養長秋聚收冬閉藏言土之四時皆

績按此言大寒乃極國家乃昌四方乃服言土輔四

土之事也

然後寒極而成此謂歲德言土能成日掌賞賞為暑

歲國昌民服得賞則熱和則陰陽夏行春政則風

熱故為暑歲掌和和為雨交故為雨夏行春政則風

風主行秋政則水行冬政則落霜氣肅殺是故夏三

月以丙丁之日發五政一政曰求有功發勞力者而

舉之二政曰開九墳久墳瘞之處發故屋辟故窳以

假貸辟開三政曰令禁扇去笠禁扇去笠者不欲毋

扱免禁扱在免祖者亦不除急漏田廬田中之廬欲

惡盛陽之氣也春通禁扇笠無扱免止中時非通三

月行之蓋處必掩身候與方時雨壯居惡其漏而濕而傷稼四政曰求有德賜布施於民者而賞之五

程敏政評政與夏時同開發

楊慎評之所謂義廣故為歲德

政曰令禁置設禽獸。謂設置以取禽獸也。毋殺飛鳥五政苟時。

夏雨乃至也。西方曰辰。辰星。月。交會也。秋陰陽適中。故為辰。其時曰秋。

秋。擘也。時物成熟。擘斂之。其氣曰陰。秋之氣也。陰生金與甲。陰氣凝結。堅實。故生金為瓜。甲也。

其德憂哀靜正嚴順。秋氣悽惻。故以憂恤哀。憐為德。靜正陰之性也。

嚴順謂德雖嚴然。居不敢淫佚。順秋氣而靜居。不敢為淫佚過失也。其事號令毋使民淫暴順旅聚收。謂順時理軍旅。聚而收之也。春通旅。即聚也。下曰順旅。農羣幹。眾。勤于穡斂之務。

量民資以畜聚賞彼羣幹。眾。勤于穡斂之務。武。幹。人當賞之。聚彼羣材。材。謂可以充兵器。百物乃收使民毋怠。時云。收斂出師。故聚裝人無懈怠。

所惡其察所欲必得。察所惡之方而伐之。

則得其所欲也。我信則克。我元誠信。故能克敵。春通。秋令肅。日。時。察守義。察其所惡。必得其所欲。義蓋以輔仁也。非誠信行之。不克信實也。春舒華。秋成實。此謂辰德。辰以收斂也。辰掌收收為陰。收。聚冬。閉藏。故為陰。秋行春政則榮。春發也。行

夏政則水。夏多行水。潦也。行冬政則耗。冬肅殺。損耗也。是故秋三月以庚辛之日發五政。一政曰禁博塞。博。長。姦。邪。故禁之。圍小

辯鬪譯蹠。小辯。則利。口覆國。及譯。傳言。語相。疾。忌。為。鬪。訟。者。皆。當。禁。圍。之。也。二政曰

毋見五兵之刃。時或出師掩襲。故藏五兵之刃也。春得已而用之也。故三政曰慎旅農趣聚收。四政曰補

缺塞拆。師旅營農。當慎收之。秋方五政曰修牆垣周

張嶠評俱是收斂之政

何俊良言秋肅然嚴慘

朱長春評明于天曰星不明處曰辰星陽辰陰星春辰秋

朱長春評明于天曰星不明處曰辰星陽辰陰星春辰秋

朱長春評明于天曰星不明處曰辰星陽辰陰星春辰秋

朱長春評明于天曰星不明處曰辰星陽辰陰星春辰秋

朱長春評明于天曰星不明處曰辰星陽辰陰星春辰秋

朱長春評明于天曰星不明處曰辰星陽辰陰星春辰秋

朱長春評明于天曰星不明處曰辰星陽辰陰星春辰秋

門閭亦所以助五政苟時五穀皆入北方日月北方

何俊良評言冬肅然蓄密故為其時曰冬冬中也言藏收其氣曰寒冬之寒生

水與血寒釋則水流其德淳越溫怒周密冬時花葉

幹存焉故以淳質為德越散也冬既閉藏時則入於

法蓄故令散施為德雖復陰怒當節之以溫周密者

眾陰之閉藏也其事號令修禁徙民令靜止時方休息故禁

止地乃不泄冬令行故斷刑致罰無赦有罪以符陰

氣陰氣主殺故斷大寒乃至甲兵乃強五穀乃熟國

家乃昌四方乃備此謂月德月以閉藏罰月掌罰罰

為寒罰則殺物冬行春政則泄春陽氣行夏政則靈

夏雷行秋政則旱謂冬氣是故冬三月以壬水之日

發五政一政曰論孤獨恤長老二政曰善順陰修神

祀賦爵祿授備位三政曰效會計毋發山川之藏山

謂銅銀之屬藏在山者川藏四政曰捕姦遁得盜賊藏

者有賞五政曰禁遷徙止流民圉分異分異謂五政

苟時冬事不過所求必得所惡必伏是故春凋秋榮

冬雷夏有霜雪此皆氣之賊也氣反時則刑德易節

失次則賊氣遯至賊氣遯至則國多菑殃是故聖王

務時而寄政焉謂順時作教而寄武因教而作祀而

楊慎評冬時閉固勿發藏以養春氣唯不過乃有節春能發出小過大過雷為之蓄也故曰治入食入莫若蓄

姚樞評宛然休息不擾

沈鼎新評五行與五事微應原提非聖王不能正時布憲相冥應天以免天地之誅

寄德焉。謂設祭以顯德。則神歆也。此三者聖王所以合於天地之行也。天地之行。唯日掌陽。月掌陰。星掌和。陽為德。陰為刑。和為事。是故日食則失德之國。惡之。月食則失刑之國。惡之。彗星見則失和之國。惡之。失則當受罰。以其所類。風與日爭明則失生之國。惡之。日惡風且而與惡也。風與日爭明則失生之國。惡之。熱旱災成矣。方生之物皆枯悴矣。此失是故聖王日食則修德。生德也。故失生之國。惡之。是故聖王日食則修德。月食則修刑。彗星見則修和。風與日爭明則修生。此四者聖王所以免於天地之誅也。信能行之。五穀蕃息。六畜殖。而甲兵強。治積則昌。暴虐積則亾。道生天

朱養純評德刑順時刑亦歸德

地。道者自然能。德出賢人。德者賢人所修。道生德。道則成。德生正。德修則正。正生事。正直則事。是以聖王治天下。窮則反。終則始。德始於春。長於夏。刑始於秋。流於冬。謂刑於冬而休息也。刑德不失。四時如一。皆順時而成。故如一。刑德離鄉。時乃逆行也。鄉方作事不成。必有大殃。月有三政。三句政異。故王事必理。以為久長。王者行事必順三政。不中者。成失理者。亾。中猶合也。不合三政者。則無違失其理。必敗亾。國有四時。固執王事。以輔行王事。四守有所。謂守四時。三政。執輔。輔行已德也。

梅士享評古者民不知敬時故四時之政為最詳三代以來晦蝕於三正之迭用商以丑為正春在季冬周以子為正春在仲冬然則春夏秋冬之序移憲天之政必有移于不通之節者故古制若存若亡管子幼官四時五行禁藏輕重已諸篇所載及呂不韋月令所紀皆古制也漢仍秦敝以建亥之月為首去古愈遠高帝時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倪湯舉秋貢禹舉冬雖四人各職一時而節令愈謬故孝文帝時以二月施惠于天下賜孝弟力田及罷軍卒祠歿事者太子家令晁錯以為頗非其時奏言其狀夫德賞非時尚于時令况刑殺乎益以見四時宜正也

朱長春評古列國每月告朔而頒于民則并以月正時令布憲以下相民而上應天故小正幼官四時月令皆王公所重後世一務于刑政而君與天民絕不通上無裁贊下無左右而國多祲責民乃天札厲疾不遂其生矣于是歲時風土田家五行四民月令紛紛作于下以自救也其至則陰符大

記規中衛生歌起居法則聖人神道之設精之可以采真粗之亦不失盡年

五行第四十一

短語十五

一者本也本農桑也二者器也器所以理農桑之具也三者克也克謂

人力能稱本與器也治者四也人既務本設治以理之也教者五也人既奉

禮義守者六也人既奉法從教則設官以守之立者七也既設官以守之則能

立前者八也既能立功立事可與前王比隆春通萬

事者器也人並立而為三塞乎天地之間三者克也天

地生人人贊天地三才建而後治教守立焉前終王

道之始終也上行七稽終者九也既能與前王比隆可謂王道之終也

十者然後具五官於六府也立五行之官分掌六府也五聲於六

朱長春評五行篇前文如冒敘指天人合發之數文辭玄簡不易詮釋內經陰符不如也後五列列令官敬授之修獵而不精然多奇文爾雅之流意其逸古傳耶太史公次六家陰陽

無業籍合自
小正以來至
呂覽可飛為
一家書而後
世五行幾時
附之亦一業
也

柯濬評譚為
動根故制六
者人之符天
地也

地陰陽之氣以生故以制之春通天積陽地積陰陽
饒陰之陽動而變陰靜而常天九制老之變也地八
制少之不變也陽可過陰不可過也人履地而戴天
負陰而抱陽靜為體動為用故制六言陰中之陽靜
生動地法天也故天有九重地有八
方人有六腑以應六運六律六味
以天為父以地

律也謂播五聲也六月日至陽生至六為夏至陰生至六為冬至是故人

有六多陽至六為純陽之多也陰至六為純陰之多也稟陰陽之純以生故曰人有六多六

多所以街天地也街猶陰陽多也春通街往來之塗天

街也即黃天道以九制九老陽之數以老陽地理以

赤黑三道八制八少陰之數以少陰人道以六制六者兼三才

八制八少陰之數以少陰人道以六制六者兼三才

制少之不變也陽可過陰不可過也人履地而戴天

為母以開乎萬物父母開通以生萬物以總一統總持其本以

通乎九制六府三克而為明天子言能總一統九制

待乎天董董誠也言天子能以中正自反五藏以視

不親又親反察於五藏以治祀之下以觀地位祀於

之時於其所祭之下春通貨暉神廬謂廟祠也日所次

觀知地位之尊卑也春通貨暉神廬謂廟祠也日所次

神廬此不易言神春通貨暉神廬謂廟祠也日所次

合精氣為三而一春通貨暉神廬謂廟祠也日所次

或薦珍貨雖已奠於地復以日次隅之春通貨暉神廬謂廟祠也日所次

也如此者所以招合鬼神精氣之道也春通貨暉神廬謂廟祠也日所次

神廬之中精氣符斯之謂與造化之元曰天地水春通貨暉神廬謂廟祠也日所次

天一之生也下于地上于天又歸于地然後天地通春通貨暉神廬謂廟祠也日所次

精氣合五行有常經十二律有合聲而人情得萬物春通貨暉神廬謂廟祠也日所次

極斯有德而通道矣通者人合天也故天地合德日春通貨暉神廬謂廟祠也日所次

楊慎評修繁
者平也上應
作土以待平
天為句董字
屬下言其內
以洞遠也

沈真新評在
大極之先在
六極之下冥
玄微與

管子 卷第十四

梅士亭評五行人生以後

之制用也天地一陰陽陰陽之生人和則生不和則不生是和也不可按以形而可調以情不可呼以聲而可迎以音故五音為天地元聲六律為萬事根本

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是以其鬼不祟。其神不靈。筮卜何假哉。黃帝道之祖也。道無為而天下治。故上言其道。下言其治。此中曰修槃水上待天。曰反視五藏不親。曰治祀下觀地位。所以為神廬之合。玄矣微矣。內者精以已合而有常。神既合聚而饗祐。有為緒外者不知。風雨有常。百貨成。審合其聲。修十二鍾。以

常而有經。風雨有常。百貨成。而常經不失也。審合其聲。修十二鍾。以

律人情。不失其經。則庶績咸通。故可審谷理世之聲。以成安樂之音。然後十二鍾以播其音。音之

高下。皆法人情已得萬物有極。然後有德。則物理極極於物理。故通乎陽氣。所以事天也。經緯日月。用

之於民。天氣以積陽成德。故通陽氣。然後能事。通乎天氣。又經緯日月之時候。使人用之也。通乎

陰氣。所以事地也。經緯星曆。以視其離。地以積陰成體。故通陰氣。

然後能下地。又經緯星曆。通若道。然後有行。言能通之節。氣視知其離絕也。然則神筮不靈。神龜不下。既通天地

天地之道。然後行無不當。故龜筮不能為卜兆。黃帝澤察治之至也。黃帝雖通天地

日。澤以得萬靈之情。可謂理之至也。春演天積陽。陽主動。動者之生。地積陰。陰主靜。靜者之成。一日一夜

一作一息。成生異焉。動靜分焉。離合在焉。推之月如。是歲如是。歲月日時。人天合符。人而神通之矣。至誠

前知。卜筮云乎哉。此理陰符參同契之要。歸元于易。不知易。不知天地。不知神陰符。黃帝之遺書也。昔

者黃帝得蚩尤。而明於天道。得大常。而察於地利。得

奢龍。而辨於東方。得祝融。而辨於南方。

得大封。而辨於西方。得后土。而辨於北方。黃帝得六

孔穎達評六相具上下五行之吏

管子 卷第十四 注

相而天地治。神明至。蚩尤明乎天道。故使為當時。

天時之所當也。大常察乎地利。故使為廩者。廩給也。謂開所當也。廩以給人。奢

龍辯乎東方。故使為土師。土師即司空也。祝融辯乎南方。故

使為司徒。謂主徒衆使務農也。大封辯於西方。故使為司馬。主

馬以出征。后土辯乎北方。故使為李。李獄官也。取使象水之平也。是故

春者土師也。夏者司徒也。秋者司馬也。冬者李也。春

布五行于四時。黃帝所以得六相而天地治也。即四時而天地分。天地合。大之一歲。小之一日。人無息不

通天地。不具四時。故曰黃帝接萬靈于明廷。此與神通之驗矣。後言道者祖之。昔者黃帝以

其緩急作五聲。調政理之緩急作五聲也。以政五鍾。令其五鍾一

朱長春評緩急陰陽之數也。陽緩陰急。分布四時而

五行周焉。五聲生于五行。總生二氣。故曰緩急作五聲。言五本于二也。

曰青鍾大音。大音。東方鍾名。二曰赤鍾重心。三曰黃鍾灑光。

四曰景鍾昧其明。五曰黑鍾隱其常。自大音重心已下皆鍾名。其義

則未聞。春通大音。春為元。元大也。重心。夏為離。主火。離上下皆火。重心也。灑光。土寄旺四時。主于夏季。夏

為朱。明土潤大雨灑光也。水制火之義。上合水火者。也。昧其明。于時秋。于日晡。以後日光漸斂。隱其常。冬

為常。為玄冥。動靜之根。天地之常。故曰貞。五聲既調。然後作立五行。以正

天時。五官以正人位。人與天調。然後天地之美生。美

甘露醴泉之類也。春通人身一。天地陰符日合發。衆

同日。天符能調則合而符矣。符則天地與人參而生。美。生獨陽乎哉。陽生陰。日。至。猪。甲子。木行。御。謂春日

陰生。陽相生而後美。甲子。用木行。御時也。春通聖人裁成輔相。以左右民。不過調陰陽五行而已。二五之氣。人與天調。有不調

朱養純評五官五行五聲配合天然

張嶠評合注
區別以迎春
木

楊慎評續者
恐須於秋而
遠其生非夫
也卯菱卯言
菱之萌芽非
指動物也註
非也

趙用賢評自
甲子起周一

而王者為調之。天子出令命左右士師內御。謂內侍之官也。

總別列爵。謂總別等列之爵也。論賢不肖士吏。論士吏之賢與不肖當有所黜

也。賦秘賜。秘藏之物出而賦賜之也。賞於四境之內發故粟以田

數。故粟陳也。以田數多也。出國衡順山林禁民斬木

所以愛艸木也。然則冰解而凍釋艸木區萌。萌牙區別而生

也。贖蟄蟲卵菱。贖猶去也。卵鳥菱芡也。皆早春而生也。春辟勿時。春當耕闢

無得不。苗足本。足猶擁也。春生之及及時也。不穰雛穀。穰殺也。雛隨母

者。不夭麇麋母傳速。麇麋子也。言天傷之春通春日遲遲順無急令。傷緇

緇。緇。緇之嬰孩也。無得傷損也。時則不凋。若能行上事春則繁茂而不凋枯也。七十二

甲子六十日
又零十二日

丙子故曰七
十二日而畢

益五七三百
五十日又二

五為十日一
年之數也註

非

張嶠評合注
發揚以迎夏

張嶠評合注
靜養以迎中

央土

日而畢。春當九十日而今七十二日而畢者則季月十八日屬土位故也。睹丙子火

行御。天子出令命行人內御。行人行使之官也。令掘溝澮津

舊塗。舊塗謂先時濟水處。當設其津梁也。發臧任君賜賞。任委也。臧中委積物。當發

用之。即以克。君子修游馳以發地氣。游馳謂游戲馳馬也。春通陰從

陽上發。陽就陰下歸。出皮弊命行人修春秋之禮於

天下諸侯。通天下。遇者兼和。春秋三時聘問之禮。然則天無疾

風艸木發奮鬱氣息。謂鬱蒸之氣止息也。民不疾而榮華蕃七

十二日而畢。睹戊子土行御。天子出令命左右司徒

內御。命司徒御理夏政也。不誅不貞。貞正也。大陽用事時方長育故無所誅戮無責正以

助養農事為敬夏時農事尤盛大揚惠言言大舉仁惠之事也

寬刑死緩罪人皆所以助養氣也出國司徒令命順民之功

力以養五穀君子之靜居陰氣方生故靜居以遵也而農夫修其

功力極然則天為粵宛粵厚也宛順也天為厚順不逆時氣也艸木養

長五穀蕃實秀大六畜犧牲具民足財國富上下親

諸侯和七十二日而畢賭庚子金行御天子出令命

祝宗選禽獸之禁禁謂牢圉圍所養擬供祭祀也五穀之先熟者先

稷也而薦之祖廟與五祀五祀謂門行鬼神饗其氣馬君子食其味焉然則涼風至白露下天子出令命

沈鼎新評土以成四氣猶之信以貫四德

張嶠評令主欽息以迎秋金

張嶠評令主休藏以迎冬水

左右司馬衍組甲厲兵組甲謂以組貫甲也合什為伍謂五人之長

為以修於四境之內諛然告民有事所以待天地之

殺欽也諛悅順貌有事謂出師以伐不服象天地殺欽也然則晝灸陽夕下

露地競環環灸實貌方秋之時晝則暴灸夕則下寒露而潤之陰陽更生故地交競而灸實

五穀鄰熟鄰緊也陰陽氣足故緊熟春通地質堅剛日競氣欽還為環五穀次收日鄰熟鄰相

比艸木茂實歲農豐年大茂七十二日而畢賭壬子

水行御天子出令命左右使人內御御其氣足則發

而止使人御理冬政其閉藏之氣足則發令休止也其氣不足則發擗瀆盜

賊擗謂遮禁也羣聚之謂其閉藏之氣不足則擗防盜賊以助其閉藏之也數剝竹箭言數

剽削竹箭以爲矢也伐檀柘以爲弓也令民出獵禽獸不釋巨

少而殺之所以貴天地之所閉藏也收獵取禽以助

也春演生氣泄殺氣藏泄盛虛藏實乏驗之不足者驗天地之氣藏也藏足者來復歸根所謂暢月是

也陽氣生而止不助以殺不足者陰內疏而不窒陽

外游而不反必助陰抑陽遏使下藏閉盜賊之中漏

殺草木鳥獸之外榮是爲貴藏也以殺得生殺然則

中之生貞下之元也調養氣化以養元之道

羽卵者不段段謂離散不成毛胎者不臄臄謂胎敗潰也龐婦不銷

弃謂古孕字銷棄謂散壞也草木根本美閉藏實堅則根本美凡此皆順冬閉藏之政所

致七十二日而畢賭甲子木行御天子不賦不賜賞

而大斬伐傷政此已下言逆時所致災禍也君危不殺太子危家人

夫人死若君雖危而不見殺則又太不然則長子死

如無家人夫人死則長子死七十二日而畢逆氣亦畢於賭丙子

火行御天子敬行急政早札苗死民厲札天死也厲疫死時當寬

緩而乃急故有早札疫之災也七十二日而畢賭戊子土行御天子

修宮室築臺榭君危土方用事而修宮室以動亂之故君有危凶之禍外築

城郭臣死築城郭動土危故其臣死七十二日而畢土旺在六月而得七十二

日者則每季賭庚子金行御天子攻山擊石有兵作

戰而敗士死喪執政時方收斂而乃攻山擊石故致兵器之禍也七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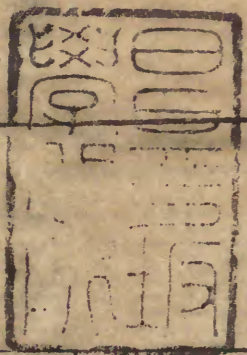
日而畢賭壬子水行御天子決塞動大水王后夫人

朱養和評段
段與土出冷
相反則政失
而災至

葉水心評逆
氣不祥

不美七十二日而畢也
薨不然則羽卵者段毛胎者臙臙婦銷弃草木根本

朱長春評幼官四時五行三篇皆小政之演王者
時政之餘其言幼官瞻而宕五行嚴而精都間用
奇似勝呂覽呂覽大而詳為正耳。立天之道以
定人也精治身緒為國故先言道後言政
又評月令中央土寄於夏季土無定位又從生故
也天地為陰陽之根分之四時列之五行然而土
即地也以氣無質形有質有質即有位而四氣又
各成於土是以配列為五子不離母耳必別土與
四氣分位母子反相離而春夏秋冬元亨利貞之
候運皆舛豈造化所以成歲哉四時屬四象而土
居中中以合四不以四分相分不為中也七十二
日五分五行理數之不可信天地不可紀而曆象
不可推乾坤幾于毀矣何也。有乾無坤兩儀不立
四象何生禮運曰布五行于四時和而後月生不



管子卷第十四

布不和則十二月不序而四時舛故知母受氣于
父地受氣于天受而布四時一母生四子之說也
母以生而配父者也

日本

美濃

武欽繇聖謨父

按

宣

